

1910年诺贝尔
文学奖得主

至今仍无人逾越的
故事结构设计大师

慕尼黑文坛领袖。最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天才。
令读者欲罢不能的故事缔造者。



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

在天堂里（上）

【德】P.海泽◎著 余莉◎译

· 海泽卷 ·

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

在天堂里（上）

【德】P.海泽◎著 余莉◎译

· 海泽卷 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天堂里：全2册 / (德) 海泽著；余莉译. ——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5.2

(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)

ISBN 978-7-5502-1686-0

I. ①在… II. ①海… ②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08165号

在天堂里

作 者：(德) 海泽/著；余莉/译

选题策划：王成国 郎爱民

责任编辑：王 巍

封面设计：尚世视觉

版式设计：许 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20 千字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36.5 印张

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686-0

定价：68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：010-64243832 4006586676



目录 *Contents*

第一部分 / 1	第十一章 / 146
第一章 / 2	
第二章 / 10	第三部分 / 155
第三章 / 23	第一章 / 156
第四章 / 28	第二章 / 169
第五章 / 35	第三章 / 175
第六章 / 43	第四章 / 179
第七章 / 48	第五章 / 188
第八章 / 52	第六章 / 194
第九章 / 60	第七章 / 198
第十章 / 66	第八章 / 207
	第九章 / 215
第二部分 / 73	第十章 / 228
第一章 / 74	第十一章 / 236
第二章 / 85	
第三章 / 92	第四部分 / 243
第四章 / 105	第一章 / 244
第五章 / 110	第二章 / 256
第六章 / 117	第三章 / 266
第七章 / 121	第四章 / 277
第八章 / 129	第五章 / 281
第九章 / 136	第六章 / 286
第十章 / 142	第七章 / 297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八章 / 310	第七章 / 436
第九章 / 316	第八章 / 440
第十章 / 322	第九章 / 449
	第十章 / 456
第五部分 / 331	第十一章 / 468
第一章 / 332	第十二章 / 475
第二章 / 336	第十三章 / 482
第三章 / 349	第十四章 / 490
第四章 / 356	第十五章 / 499
第五章 / 362	第十六章 / 503
第六章 / 367	第十七章 / 508
第七章 / 375	
第八章 / 381	第七部分 / 515
第九章 / 385	第一章 / 516
第十章 / 392	第二章 / 521
	第三章 / 526
第六部分 / 397	第四章 / 532
第一章 / 398	第五章 / 545
第二章 / 405	第六章 / 549
第三章 / 410	第七章 / 555
第四章 / 416	第八章 / 563
第五章 / 424	第九章 / 568
第六章 / 431	

第一部分



第一章

那是1869年仲夏的一个星期六。

南方的空气经过昨夜雷雨的清洗，依旧温润如玉，呼吸也变得自由顺畅，但是在阿尔卑斯以北，却出现了少见的持久晨光。慕尼黑圣母教堂大弥撒的钟声已经响起，这声音穿过竖立着伟大的巴戈利亚雕像的特瑞西恩广场。这里地处郊区，人迹罕至。巨大的青铜少女塑像独自伫立在这荒野之中，手中握着置于头顶的花环，脸上的表情迷茫而恍惚，仿佛在思索是否应该在此刻走下大理石基座，去城镇里闲逛。如今，这片荒野上修起了塔楼和房屋，就像在一个裸露的绿色平原上修建一片墓园。时不时会有一只小鸟从万神殿后面的小树林飞过来，拍拍翅膀落在少女的肩膀上，或者在旁边狮子的鬃毛上小憩一会儿。这只狮子紧挨着女主人的膝盖，懒懒地坐着，似乎在聆听。但是在城镇的远处，钟声依然飘荡。空气的温度开

始持续升高，远处打钟的嗡嗡声引发了空气的颤动，昨天才刚收割过的牧场飘来一阵浓烈的青草香味，这一切混杂在一起，让人不觉昏昏欲睡。最后，钟声停止了，所有的声音也随之消失，只余一阵笛声时断时续地从外城某条街上的某间房屋中传来。吹笛的人仿佛每完成一节都要停下来调整一下呼吸，又或者因为其他思绪的扰乱，忘记了自己正在演奏的曲调。

这间在西郊随处可见的房屋离街道很远，笛声从其敞开的二楼窗户的房屋中传出，弥散在夏日的空气之中。这些像盒子一样的房屋非常朴素，没有任何装饰，只在北面有一扇窗。四边形的窗户开口很大，想尽了各种办法让天上的太阳能够持续不断地给屋内供给阳光。夏天，很少会看到某户人家自家的炉膛冒烟，在饭点跨进门槛的访客也不会闻到饭菜的香味，慕尼黑大多数的人家都是这样。在敞开的窗户上飘荡的只有光和若隐若现的烟草气味，混合着清漆、燃油和松节油让人神清气爽的芬芳——这一切都说明了在此地，你能找到的吃食就只有神圣的艺术火花，而且，此地静默的圣餐桌^①上所供奉的祭品，甚至都不能庇佑提供祭品的神父免饥肚饿的折磨。

我们所说的这间房屋没有窗户的南面朝着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四处散落着各种尺寸的大理石和砂岩石料。从北面四扇工作室的窗户往外看，可以看见一个受到精心照顾的、窄小的花园，为它们遮挡了所有让人不快的反射光。花园中间一个狭长的小喷泉，慵懒地喷着水花，环绕在喷泉周围的是一群热烈开放的玫瑰。紧挨着的是几个花坛，花坛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果蔬植物，花坛边上长了一圈厚厚的木樨草。花园里没有燃油和松节油的味道，尤其是在二楼工作室只有两间的窗户打开的时候，这些味道就完全无法渗透到花园中了。站在院子里一堆堆的石料旁边，可以看到在一楼工作室里，有一位雕刻家正在赶制他的艺术品。

艺术家的日子通常都过得非常高兴，因为他们在工作时有一种无限期的度假情怀，他们也不需要时常忙于安息日的定期庆典。那些必须参加这

① 三足画架和雕刻家的托架。

些庆典的人，就不得不在一些小生意上花费精力，在一个所谓的“艺术之城”中，很少有人愿意接手像“艺术俱乐部”订购的图片这样的生意。

但是这种小房子里的居民并不是这样的人。

在底楼，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温暖气流能够进入这间太阳照射不到的房间，窗户上所有能够打开的窗格都打开了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为了吸入更多芬芳的花香或者楼上悠扬的笛声。一群麻雀利用一切机会在这个花园中呼呼地飞进飞出，似乎已经习惯了将这个地方当做自己的家，它们啁啾打骂，在铺满了工作室其中一面墙的常青藤丛中扑棱欢跳，踏遍每一个角落，寻找遗漏的面包屑。然而，所有的这一系列动作似乎都受过良好的教养，它们从不制造任何麻烦，除了喧闹的叫声——它们在半身像和泥塑模型之间穿梭，在房间的地板上、画架上、托架上驻足观望，留下杂乱的拜访痕迹。这个大大的房间中间放着一块湿布，湿布里面仔细地包裹着一大团新鲜的黏土，这样做可以让黏土不致干裂。一只看起来有些蓬头厉齿的老麻雀坐在湿布上，以一种相当端庄的姿态静静地观望着他。显然，它是这群野军的头领。对它来说，这个座位清爽舒适，惬意非常。它没有和那群小辈一起嬉戏打闹，而是以一种挑剔而严肃的眼光注视着这位穿着灰色工装的雕塑家，他将他的塑模桌移到了窗边的位置，正忙于从模特儿身上取材，塑造一尊舞动的酒神女祭司塑像。

模特儿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，看样子还不到18岁。她站在雕塑家对面的一个小板凳上，她的手臂向上抛出，略微往后，紧紧地抓着一根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横杆——因为女祭司的塑像便是手中握着一只手鼓，正猛地往上抛出。这个姿势完全称不上舒服。这个女孩儿已经一动不动地保持这个姿势整整半个小时了，却一点儿都没有抱怨想要休息。即使她不得不将脑袋尽力往后仰，红褐色的头发也已垂到了腰部以下，但是她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——她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这样一来长长的金色睫毛就会静静地盖在脸颊上——看着雕塑家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次挑剔和比较的眼神。她的青春美丽受到雕塑家如此认真仔细的研究，这似乎是对她极大的奉承，虚荣心的满足已然让她忘记了疲惫。她的身形确实不同寻常，修长

而优雅，粗糙的褐色棉布裙紧紧地包裹着她那富有弹力的腰身，就像一朵从糙壳中开出的美丽花朵。少女的肤质白皙细腻，仿佛这个可怜的孩子平时没什么别的消遣，只顾护理自己的皮肤似的。她的面容完全称不上漂亮：鼻子非常扁平，大大的鼻孔下方是一张大大的半合着的嘴。这张不太规范的嘴让她的整张脸看起来有些野性，像极了某种动物。但是在这张嘴巴里，却闪耀着两排完美而漂亮的牙齿。她丰满的双唇露出了一个快乐、天真、孩子般的微笑，但是她的眼睛却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。她脸上的肌肤明亮、透明、白皙，零星点缀着几颗雀斑，脖子上和胸前也有两三颗。当她发现有人如此专注地研究她的美丽时，孤芳自赏的得意便难免显得有些滑稽；而当她看到自己少女的一面受到如此尊重时，她似乎已然忘了要怎么在这种场合卖弄风情。

“你一定累了，岑茨，”雕塑家说道，“你不想休息一会儿吗？”

她笑着摇了摇红褐色的头发。“这儿太冷了。”她说，没有要休息的意思。“在如此宽敞的空间里，你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——况且花园里还有木樨草的香味传来。我相信我能坚持到晚上。”

“如此便好。我正想要问你冷不冷，想不想要一个披肩。肩膀部分我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正在做手臂部分。”

他继续认真且安静地进行着自己的雕塑。柔顺而夹杂着几分灰白的金发勾勒出了他相貌平平的脸庞，一眼望去，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他的眼睛，闪耀着不同寻常的坚定和热情。当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点上时，他的一双眼睛似乎要将其看到的東西完全吞噬，完全掌控。除了这双眼睛，脸上的其余部分不会展现更多的表情。

“楼上吹笛子的人是谁啊？”女孩儿问，“一周前，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，楼上还非常安静；但是今天每隔几分钟，楼上就有人走过来、走过去，而且还有人吹笛子，然后又安静一会儿。”

“我的一个朋友租下了楼上的工作室，”雕塑家回答道，“他是一个战争画家，罗森布施先生。如果工作进展不顺利，他就会那样走来走去，并吹起他的长笛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然后，他会在画架前面停下来，

看着自己的画作，直到想好下一笔落在何处。你在笑什么呢，岑茨？”

“他的名字，罗森布施！还有画战争！——他是犹太人？”

“我觉得不是。但是，现在你想要休息一小会儿了吗？——你的脖子肯定已经很僵了。”

她立即放开了横杆，从板凳上跳下来。他拿起他的塑模工具开始打磨已经完成的部分。此时她站在他身旁，双手交叉放在身后，仔细地看这尊漂亮的雕塑，一束特别的光亮打在她的身上。最后一个小时的进展很快，但是也只完成了上半身。这位舞者如泻的长发遮盖了她那栩栩如生的臀部和四肢，只能粗略地看到轮廓。

“满意吗，孩子？”雕塑家问，“但是我最多也只能用大理石来为你雕刻，其实你更适合做画家的模特儿。你那如雪的肌肤和火红的头发真的很漂亮——如果你生活在两千年前就好了，那时他们都用黄金和象牙塑像，那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

“黄金和象牙？”她若有所思地重复道，“那肯定都是一些有钱人！但是，能用漂亮的白色大理石我就非常满足了——就像你身后的那尊年轻人，还没完工的那个。”

“你喜欢他？那是我很久以前刻的了。这样不好吗，小小的、圆圆的脑袋坚定地挺在宽宽的肩膀上？可惜我只刻了脸，不然你也会喜欢的。”

“你也会用那儿的那些黏土为我塑像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做成我的样子——我的朋友一看到就会说‘快看，红发岑茨’？”

“说不准。我可能只会用你的小鼻子和尖尖的小耳朵。但是，孩子你知道的，我还有另一个愿望；而且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我就能向你保证，绝没人会想到红发岑茨是我的模特儿。你考虑好了吗——上个星期我问你的事？”

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岑茨，而是继续细致地打磨揉捏那柔软的黏土。

她仿佛并没有听到他的问题，而是转身走到了工作室的一个角落里。厚厚的长发像一张斗篷包裹着她。角落里有一只巨型纽芬兰犬，胸脯是白色的，静静地躺在一张草席上，两只前爪捧着脑袋睡着了，发出轻轻的吼

叫声。女孩儿蹲下来，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脑袋——对此它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睁了睁因年老而混浊的眼睛。

“它不太殷勤呢，”女孩儿笑着说，“我的一个女朋友有一只小猎犬，每次我摸它的时候，它都会非常开心地向我撒欢，我还得小心，不要让它粉色的小舌头舔到我的脸啊、脖子啊、手什么的。但是这个家伙居然像老爷子一样端着架子。它叫什么？”

“霍莫。”

“霍莫？真是个古怪的名字！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是拉丁语，意思是‘人’。几年前，这老家伙就开始表现出了一些人类的理性，那时它的主人突然头脑发热，决定给它重新起个名字。从那以后，它便再不会为自己的名字感到耻辱。所以孩子，你看啊，在此陪伴你的都是些好家伙啊。即便我还不够年龄当你爷爷，但至少也是爸爸级别了。我觉得，这两点就足以让你相信，和我在一起非常安全——而且我会诚心诚意兑现我的诺言的。那就是为什么——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不！”她大喊道，突然满屋子跳起来，使劲摇晃着脑袋，火红的头发就像包裹在她周围的一个火轮。“詹森先生，你怎么又提这个？你肯定把我看做是一个愚蠢、毫无大脑的女孩子——还认为我应该不会拒绝任何事。但是你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是的，我不介意做一些愚蠢的事；而且，站在这儿给你当模特儿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或者不光彩。记得去年冬天的那个舞会吗？就是我们负责摆设鲜花的那次，我们碰巧看到了更衣室里的那些时髦女士，她们出现在绅士面前的样子为什么与我们看到的完全不一样；很多的官员，甚至像你一样的艺术家们，你们所注意的都是她们裸露的脖子和肩膀。但是，如果我答应你的请求，你就不能再提出更多的要求。当我把这事儿告诉我朋友的时候，她根本想都没想就答应和我一起来。但是，还不确定——这会让我走在街上都不敢直视他人的眼睛。不——不——不！我不答应——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！”

“孩子，你是对的。”雕塑家突然插了一句，打断了她有点儿激动的

言辞，突然将他的说话方式改为一种更加随意的“thou^①”。“没必要告诉其他人，而且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也就不会再提了。但是，还是很遗憾哪！这么说来，我只得按照单一的模具来雕刻整个身形；现在，我得花上一半的时间去寻找另一个合适的人选了。”

她没有回应，而是自己跳上板凳，向后倾着背，挂在横杆上。

“对不对？”她问道，“和之前一样吗？”

他看都没看，只是点点头。

“你为什么要和我讨论呢？”一会儿之后，她问了一句，“我不能帮忙，因为我和我朋友不一样。她的经验肯定比我丰富。而且她还不止一次陷入爱河。”

“你有过心上人吗，岑茨？”

“没有。真正的心上人，那种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——从来没有！我住在萨尔茨堡的时候，我的红头发没给我带来一点好运。而且，那时我长得太丑了，还有人说我长了一张狗脸。也就是在去年，我突然长高了一点儿，而且也长胖了一点儿，这样一来，就有不少的男生追我。其中有个人长得很好看——和他在一起我体会到了恋爱的感觉。但是他很愚蠢，慢慢我就厌倦了。就在我们俩渐行渐远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突然就病死了。直到那时，我才发现我根本就不爱他，因为我居然都没有哭。从那以后，我就非常小心，不让自己再次自我愚弄。男人都很坏，每个人都这么说，但是她们却什么都不了解。至于我，如果我喜欢上一个人——如果我真的喜欢他，一定会有‘von Herzen, mit Schmerzen（德语：心痛的感觉）’——”

“嗯，岑茨，你会做什么？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突然把手放了下来，贴在身侧。似乎一阵寒意扫过她柔软的肌肤，她哆嗦了两下，耸了耸那白皙的肩膀。

“我会做什么？”她仿佛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，“他想要我做的一

① Thou，古英语中的“你”，类似于汉语文言文中的“汝、尔”。

切！做到最好。”

“你是个好女孩，岑茨，”他喃喃道，慢慢地点着头，“来，过来握握我的手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会说一些你不愿意听的话了。”



第二章

她正想将她圆圆的、白皙的小手放在他那粗糙且沾满了泥的手中，便听到有人敲门，他们俩都抬起头来。

守门人通过钥匙孔喊话，说有个陌生男子想要和詹森先生说话，但是当他听说雕塑家屋里有个模特儿时，便让守门人把他的名片带进来。接着，守门人将名片从狭窄的钥匙孔中塞了进来。

雕塑家抱怨了几句，走到了门口处捡起地上的名片。“菲利克斯·范·魏布林根男爵。”他若有所思地摇着头。突然，他高兴地惊呼了一声。在印刷好的名字下面，用铅笔写着：伊卡洛斯^①。

^① 伊卡洛斯，希腊神话中的人物，是希腊伟大的建筑大师、雕塑家和艺术家代达罗斯的儿子。

“你的好朋友？”女孩儿问道。

他没有回答，而是匆忙地丢开手上的塑模工具，迅速地用毛巾擦了擦手，再次冲到门口。开门的时候，他转过身来。

“岑茨，你就待在这儿，”他说，“自己先玩一会儿。那儿有一本画册，如果你饿了，橱柜里有吃的。我走后会把门锁上。”

外面走廊里只有守门人在，他脑袋弯弯的、长长的，看起来像马脑袋，尤其是在他说话的时候。随后，他动了动他的下颌，仿佛他那黄黄的大牙齿中间套了一个马嚼子。

守门人在服务艺术的道路上逐渐苍老，但是却老当益壮，拥有比很多教授更高的评判技巧。他是个画布准备专家，考虑得非常周到，而且只要一闲下来，他便开始钻研颜料的化学成分。

“那两位先生去哪儿了，弗瑞多林？”雕塑家问。

“只有一位，他去院子里逛去了，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男子。只需看脸，你就能看出名片中的‘男爵’两字。他说——”

但是雕塑家并没有等他说完，就冲下楼往院子里去了。“菲利克斯！”他喊道，“是你，还是你的鬼魂？”

“我倒愿意两者皆是，附赠一颗红心，”院子里的那个人回答道，握住雕塑家伸出去的手，“来吧，老伙计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拥抱一下呢？在这自由的天空下。我有多少年没和我最好最亲爱的老代达罗斯——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雕塑家就在他的胸口上重击了一拳，让他差点儿没缓过气来。

然后他突然松开自己握紧的手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从上到下细致地打量了一下他身材单薄的朋友。

“还是老样子，”他似乎自言自语道，“但是那大力参孙^①一样的头

① 《圣经·士师记》中的犹太士师，玛挪亚之子，曾徒手制伏雄狮，独自抵挡非利士人。

发必须得剪剪了。你把你那圆圆的脑袋藏于这厚厚的灌木丛中，就完全显示不出你的优势啊。你那满脸的胡子也该修修了。但是，这些都等会儿再说，现在你先告诉我，是什么召唤着你从原始森林搬到我们这没劲儿透了的艺术之城的？”

他抓着年轻男子的手臂，领着他绕到房子前面的花园中。两人都沉默着，似乎都在逃避着对方的眼神，似乎都在为刚才重聚所表现出来的过度热情而难为情。

在花园的尽头是一个覆满了金银花的凉亭，凉亭入口处竖着两尊洛可可式的大肚子丘比特，像是列队的哨兵——从头到脚都被刷成了天蓝色。

“很容易就能看出谁是客人，”菲利克斯笑着说，“‘他的猪尾巴露出来了’，你不砍掉这个尾巴吗？”然后，没等雕塑家回答，他又继续说道：“但是老家伙，你得告诉我，你怎么忍心离开可怜的伊卡洛斯这么些年，毫无音讯——除了去年在芝加哥——”

雕塑家转身走开，将脸埋在一大丛盛开的玫瑰中。突然，他转身面向他的朋友，低下眼睑快速瞥了他一眼说：“音讯！你怎么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算了，不说了。过来，到凉亭里坐坐，跟我说说你的事。像你这样周游世界的人，肯定知道很多奇闻趣事，让我们这些成天待在家里孤陋寡闻的人们解解闷。在你离开基尔时，我们肯定都没想到再次见面时地球已经转了这么多圈了。”

“我该从何说起呢？”年轻男子问了一句，精致的眉头皱了皱，“如果你收到过我的信，就会对我的故事有个大致的了解。至于其中的细节，刚进大学那几年的日子你也非常清楚，那些在基尔^①的时光。想象一下我后来在海德尔堡和莱比锡是怎么过的，直到我特种兵帽子下的面容逐渐成熟。但是，仅仅为了让自己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边界，所以我一直都留在老协会，甚至比之前更厚颜无耻。我的三年就这样过去了，第四年也接踵而至。当我回到我那亲切、沉闷的小家时，我已经整整23岁了，并且考进

① 基尔，德国城市。